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十三回 理刑廳成招解審 兵巡道允罪批詳

要成家，置兩犁。要破家，置兩妻。
試看此折姻緣譜，禍患生來忒殺奇。
伸伸舌，皺皺眉，任教鎮世成光棍，
紙帳梅花獨自棲。

小妻良婦還非可，若是娼門更不宜。

晁大舍一千人犯，原差押著，仍回了下處。珍哥問了抵償，方知道那鍋是鐵鑄成的，扯了晁大舍號啕痛哭，晁大舍也悲泣不止。高四嫂道：「你們當初差不多好來，如今哭得晚了！」兩個廳裡的差人說道：「褚爺雖是如此問，上邊還有道爺，還要三次駁審，你知道事體怎麼，便這等哭！你等真個問死了，再哭不遲。」珍哥哭的那裡肯住！聲聲只叫晁大舍不要疼錢，務必救我出去。

晁大舍又央差人請了刑廳掌案的書公來到下處，送了他五十兩謝禮，央他招上做得不要利害，好指望後來開釋。那書辦收了銀子，應承的去了。那伍小川、邵次湖把四隻腳骨都夾打的折了，疼得殺豬一般叫喚。

次日，那書辦做成了招稿，先送與晁大舍看了，將那要緊的去處都做得寬皮說話，還有一兩處茁實些的，晁大舍俱央他改了，謄真送了進去。四府看了稿，也明知是受了賄，替他留後著，也將就不曾究治，只替他從新改了真實口詞，注了參語，放行出來，限次日解道。那招稿：

一口施氏，即珍哥，年一十九歲，北直隸河間府吳橋縣人。幼年問失記本宗名姓，被父母受錢，不知的數，賣與不在官樂戶施良為娼。正統五年，梳櫳接客，兼學扮戲為旦。次年二月內，施良帶領氏等一班樂婦前來濮州臨邑趕會生理，隨到武城縣寄住。有今在官監生晁源未曾援例之先嘗與氏宿歇，後為漸久情濃，兩願嫁娶。有不在官媒人龍舟往來說合，晁源用財禮銀八百兩買氏為妾。氏只合守分相安，晁源亦只合辨明嫡庶為是。氏遂不合依色作嬌，箝制晁源，不許與先存今被氏威逼自縊身死正妻計氏同住；晁源亦不合聽信氏唆使，遂將計氏逐在本家盡後一層空房獨自居住。

計氏原有娘家賠送妝奩地土一百畝，僱人自耕糊口。連年衣食，晁源從未照管。氏猶嫌計氏礙眼，要將計氏謀去，以便扶己為正，向未得便。今年六月初六日，有在官師姑海會、尼姑郭氏，亦不合常在計氏家內行走。偶從氏房門首經過，氏又不合乘機誣嚷，稱說『好鄉宦人家，好清門靜戶，好有根基的小姐，赤天晌午，精壯道士、肥胖和尚，一個個從裡出來！俺雖是沒根基，登檯子，接客養漢，俺揀那有體面的方接；似這臭牛鼻子禿和尚，就是萬年沒有漢子，也不養他』等語，又將晁源罵說忘八，烏龜，意在激怒。(在官丫頭小柳青等證)

晁源已經仔細察明，只合將氏喝止為是，又不合亦乘機迎奉，遂將計氏不在官父計都，在官兄計奇策，誘至家內，誣執計氏與僧道通姦，白日往來，絕無顧忌，執稱氏親經撞遇，要將計氏休逐，著計都等領回。計都回說：『海會郭氏，合城士夫人家，無不出入的，係師尼，不係僧道，人所共知。你既主意休棄，胡捏姦情，強住亦無面目，待我回家收拾房屋完日來接回家去；等你父親晁鄉宦回日，與他講理。』遂往後面與計氏說知。

計氏被誣不甘，將計都、計奇策打發出門，手持解手刀一把，嚷罵前來。氏懼計氏尋鬧，將中門關閉。計氏遂嚷至大門內，罵說：『一個漢子，你霸住得牢牢的，成二三年，面也不見！我還有甚麼礙你眼處，你還要鋪謀定計，必定叫我遠避他鄉！兩個姑子又不是在我手走起，一向在你家行動，這武城手掌大城，大家小戶，誰人不識得兩個姑子？忘八！淫婦！誣我清天白日和道士和尚有奸，叫了我父兄來，要休我回去！忘八！淫婦！出來！我們大家同了四鄰八舍招對個明白。若果然不是個姑子，真是和尚道士，豈止休逐！你就同了街坊，我情願伸著脖子，憑你殺剛！若是淫婦忘八定計誣陷我，合你們一遞一刀，捅了對命！……』等語。有在官鄰嫗高氏，見計氏在大門內嚷叫，隨將計氏拉勸進內。(高氏證)

本月初七日，計都仍同計奇策前來接取計氏回家，計氏稱說收拾未完，待初八日早去未遲。計都等隨自回去。計氏於初七日夜，不知時分，妝束齊整，潛至氏房中門上，用帶自縊身死。(小夏景等證)跟同計都、計奇策並計門不在官族人將計氏屍卸下，於本日申時用棺盛斂訖。

計都痛女不甘，遂將氏設計謀害情由，告赴本縣。有已故胡知縣票差在官快手伍聖道、邵強仁拘拿。伍聖道、邵強仁俱不合向晁源索銀二百兩，分受人己，賣放不令氏出官，止將晁源等一千原、被、干證，俱罰紙、穀、銀兩不等，發落訖。

計奇策痛妹計氏冤死不甘，於某年月日隨具狀為人命事赴分巡東昌道李老爺案下告准，蒙批：『仰東昌理刑廳究招，解。』

該東昌府理刑推官將氏等一千人犯拘提到官，逐一隔別研審前情明白：

看得施氏惑主工於九尾，殺人毒於兩頭。倚新間舊，蛾眉翻妒於入宮；欲賤凌尊，狡計反行以逐室。乘計氏無自防之智，窺晁源有可炫之昏，鹿馬得以混陳，強師姑為男道；雌雄可從互指，捏婆妻為優夷。桑濮之穢德以加主母，帷簿之醜行以激夫君。劍鋒自斂，片舌利於干將；拘票深藏，柔■曼捷於急腳。若不誅心而論，周伯仁之死無由；第惟據跡以觀，吳伯■之奸有辨。合律文威逼之條，絞無所枉；抵匹婦含冤之縊，死有餘辜。

晁源升斗之器易盈，輻輳之心輒變。盟山誓海，夷鳳鳴於脫屣之輕；折柳攀花，埽烏合於挾山之重。因野鷺而逐家雞，植繁花而推蒯草。奪寵先為棄置，聽讒又欲休離。以致計氏涉淇之枉不可居，覆水之慚何以受？無聊自盡，雖妾之由；為從加功，擬徒匪枉。

伍聖道、邵強仁鼠共貓眠，擒縱惟憑指使；狼狽狼突，金錢悉任箕攢。二百兩自認無虛，五年徒薄從寬擬。

海會不守玄虛之戒，引類呼朋；郭氏扶離清淨之關，穿房入屋。致起釁端，釀成禍患，尋源溯委，並合杖懲。

四名口：計奇策年三十五歲，高氏年五十餘歲，小柳青年一十七歲，小夏景年一十三歲，各供同。

五名口：晁源年三十歲，伍聖道年六十二歲，邵強仁年三十三歲，海會年二十四歲，郭氏年四十二歲，各招同。

一，議得施氏等所犯：施氏合依威逼期親尊長致死律，絞，秋後處決；晁源依威逼人致死為從減等，杖一百，流三千里；伍聖道、邵強仁合依詐騙官私以取財者，計贓以盜論，免刺，一百二十貫以上，杖一百，流三千里；海會、郭氏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，杖一百。除施氏死罪不減外，晁源、伍聖道、邵強仁俱杖八十，徒五年；海會、郭氏俱杖七十。晁源係監生有力，海會、郭氏係婦人，俱准收贖；伍聖道、邵強仁係衙役，不准贖折，配發衝驛充徒，依限滿放。理合解審施行。

一，照出計奇策告紙銀二錢五分，高氏、小柳青、小夏景、伍聖道、邵強仁、海會、郭氏各民紙銀二錢，晁源官紙銀四錢，又該贖罪，晁源折納工價銀二十五兩，海會、郭氏各收贖銀一錢五分，俟詳允，追封貯庫，作正支銷。伍聖道、邵強仁原許晁源二百兩，非本主告發之贓，合追入官。晁源監生，報部除名。伍聖道、邵強仁快手，革役另募。

計奇策原賠計氏妝奩地一百畝，退還計奇策耕種，通取實收收管，領狀繳報。餘無再照。

將詳文書冊一一寫得端正，批上僉了花押。次日，原差同一千人犯點了名，珍哥、晁源、伍聖道、邵強仁都釘了手■丑交付原差帶去往巡道解審。

晁源、珍哥到了這個田地，也覺得十分敗興，仍同差人到了下處。晁源央那差人要他鬆放了■丑。差人道：「這■丑，相公，你不是帶得慣的，娘子是越發不消說得了，這是自然要鬆的，我們蒙相公厚愛，也自然允肯。叫相公、娘子帶了走路？只是還在城裡，且不敢開放。褚爺常要使人出來查的。萬一查出，我們大家了不得。待起身行二三十里路方好開得哩。」收拾了行李，備了頭

口，繫縛了車輛。晁源因帶了手■丑，不好騎得馬，僱了一頂二人小轎坐著，婦人上了車輛，伍聖道兩個依舊上了板門。

行有二十餘里，晁源又央差人放■丑。差人道：「這離臨清不上百里多路，爽俐帶著走罷；放了，到那裡又要從新的釘，大覺費事哩。」這差人指望這鬆放了■丑要起發一大股錢，晁源聽了他幾句句話，便認要一毛不拔的；到了這個其間，那差人才慢慢的一句一句針將出來，晁源每人又送了二十兩銀子，方才三句苦兩句甜替他們開放了■丑。

那邵次湖夾得惡血攻心，在板門上一陣陣只是發昏，喝了一碗冷水，方不叫喚了。也只說他心定好些，卻是「則天畢命之」了。一千人只得俱在路上歇住了腳。從人尋了地方保甲來到，驗看了明白，取了不扶甘結，尋了一領破席將屍斜角裹了，用了一根草繩捆住，又撥兩個小甲掘了個淺淺的坑，浮土掩埋了，方才起身又走。

天氣漸夜上來，尋了下處。那晁源、珍哥就如坎上一萬頂愁帽的相似。那伍小川也只挨著疼愁死。只是那些差人歡天喜地，叫殺雞，要打酒，呼了幾個妓女，叫笑得不了，這都是晁源還帳。睡到明日大亮，方才起來梳洗，又吃刮了一頓酒飯。晁源與他們打發了宿錢，一千人眾方又起身前進。進了臨清城門，就在道前左近所在，尋了下處。眾人吃晚飯，差人仍舊嫖娼嚼酒個不歇，看了那伍小川、邵次湖的好樣，也絕沒一些儆省，只是作惡騙錢。

次早，各人都草草梳洗，吃了早飯，差人帶了一千人犯，赴道投文。那巡道逐名點了批回，原差呈上邵次湖身死的甘結，吩咐次日早堂聽審。回到下處，脫不了還是滿堂向隅，只有那些差人歡樂。晁源與珍哥抱了頭哭道：「我合你聚散死生，都只有明朝半日定了！」晁源絲毫沒有怨恨珍哥起禍的言語，只說：「官司完日，活著的，我慢慢報仇；死了的，我把他的屍首從棺材裡傾將出來，燒得他骨拾七零八落，撒在坡裡，把那二百二十兩買的棺材，捨了花子！」咬恨得牙辣辣響。倒是珍哥被那日計氏附在身上彩打了那一頓，唬碎了膽，從那日起，到如今不敢口出亂言。哭了一場，兩個勉強吃了幾杯酒，千萬央了差人許他兩個在一牀上睡了。

次早，吃了飯，都到道前，開了門，投文領文畢了，抬出解牌來，原差將一千人帶了進去。晁源、珍哥、伍小川依舊上了手■丑，係了鐵繩，跪在丹墀下面。那巡道的衙門，說那威風，比刑廳又更不同。只見：

居中大大五間廳，公案上猴著一個寡骨面、薄皮腮、哭喪臉彈閻羅天子；兩側小小三間屋，棚底下蚊聚許些潑皮身、鷹嘴鼻、腆凸胸脯混世魔王。升堂鼓三吼獅聲，排衙杖廿根狗腿。霜威六月生寒，直使奸豪冰上立；月色望時呈彩，應教良善鏡中行。十八屬草偃風清，百萬家恩濃露湛。

那巡道也將一千人犯一個個單叫上去，逐一隔別了研審。當初刑廳審的都是句句真情，這覆審還有甚麼岔路？拔了簽，將晁源二十大板，珍哥褪衣二十五板，伍小川一撈二百敲，海會、郭姑子每人一撈。原來婦人見官，自己忖量得該去衣吃打的，做下一條短短的小褲纏在臀上，遮住了那該見人所在，只露出腿來受責。珍哥卻不曾預備，那日也甚不成光景。幸得把錢來受了苦，打得不十分狼狽。撈打完了，將回文交付了原差，發了批回。公文上都是東昌府開拆，批上卻注人犯帶回東昌府收問。方知駁了本府，但不知怎樣批詳。托了原差，封了二兩銀子，往道里書房打聽。

晁源、珍哥也都打得動彈不得，央了差人在臨清住了，請外科看瘡。那差人在臨清這樣繁華所在，又有人供了賭錢，白日裡賭錢散悶；又有人供了嫖錢，夜晚間嫖妓忘憂。有甚難為處，一央一個肯，那怕你住上一年。晁源珍哥疼得在上房牀上叫喚，伍小川在西邊廂房內炕上哀號，把一所招商客店弄得好像枉死羅城。

那高四嫂只說刑廳問過了，也就好回去，不料還要解道，如今又駁了本府，聽的說還要駁三四次，不知在那州那縣，那得這些工夫跟了淘氣？若是知道眉眼高低的婆娘，見他們打得雌牙裂嘴的光景，料且說得又不中用，且是又受了他這許多東西，也該不做聲。他卻喃喃喃喃，谷谷農農，暴怨個不了。晁源也是著極的人，發作起來，說道：「你說的是我那雞巴話！我叫你鑽干著做證見來？你暴怨著我！我為合你是鄰舍家，人既告上你做證見了，我說這事也還要仗賴哩，求面下情的央己你，送你冰光細絲三十兩、十匹大梭布、兩匹綾機絲綢、六甲黃邊錢，人不為淹渴你，怕你咬了人的雞巴！送這差不多五十兩銀子己你，指望你到官兒跟前說句美言，反倒證得死拍拍的，有點活泛氣兒哩！致的人問成了死罪，打了這們一頓板子！別說我合你是鄰舍家，你使了我這許些銀錢，你就是世人，見了打的這們個嘴臉，也不忍的慌！狠老扶的！心裡有一點慈氣兒麼！你待去，夾著那臭扶就走！你還想著叫我央你哩！這不是錢？你拿著一吊做盤纏往家跑，從此後你住下不住下與我不相干了！你往後住下了，我也不能管你的飯管你的頭口了！『秀旁牛』，請行。」

高四嫂道：「該罵！這扯淡的老私窠子，沒主意的老私窠子！那日為甚麼見他央及央及，就無可無不可的夾著扶跟了他來！官兒跟前，我沒的添減了個字兒來？賊忘恩負義砍頭的！賊強人殺的！明日府裡問，再不還打一百板哩！我再見了官，要不證的你也戴上長板，我把高字倒寫己你！一邊數說著罵，一邊收拾著被套，走到晁源牀底下扯了一吊錢。抗上褥套，往外就走。一個差人正在大門底下坐著板凳，在那裡修腳，看見高四嫂背了褥套，掛了一吊錢，往外飛跑，腳也沒修得完，跛了鞋，趕上拉住，問說：「是甚緣故？」攔阻得回來，差人剖斷了一陣，放下了褥套。晁源道：「我已是打發了路費，你已是起身去了。這是差公留回你來，以後只是差公照管你了。你黑夜也不消往這屋裡睡，就往差公那屋裡睡去！」高氏道：「沒的家放屁！叫你那老婆也往差人屋裡睡去！」晁源道：「俺老婆往後得合差人睡，還少甚麼哩！只怕還不得在差人屋裡睡哩！」說著，合珍哥都放聲叫皇天，大哭了一場，倒是個解動的頂頭。

恰好往道里打聽批語的差人抄了批語回來，交與小柳青送進與晁大舍看，晁大舍叫把燭移到牀前，讀那批語道：

若計氏通姦僧道是真，則自縊猶有餘恨；確驗與計氏往來者，尼也，非僧也，非道也。而施氏無風生浪，激夫主以興波；借劍殺人，逼嫡妻以自盡。論其設心造意，謀殺是其本條；擬之威逼絞刑，幸矣。晁源聽豔妾之唆使，逼元婦以投繯；伍聖道倚役詐財，賣犯漏網；均配非誣。海會、郭姑子不守空門，入人家室，並杖允宜。第施氏罪關大辟，不厭詳求，仰東昌府再確訊招報。

晁大舍看了批語，大喜道：「這批得極是！已是把官司駁的開了！」珍哥也喜歡不了，叫晁大舍念與他聽。晁大舍念道：「計氏通姦僧道是真，則自縊猶有餘恨。這說計氏與僧道實實有奸，雖已吊死，情猶可恨哩。又說：計氏往來的，也有尼，也有道士，也有和尚。這說的話豈不是說死的不差麼？這官司開了！」喜得怪叫喚的，旋使丫頭暖上酒，合珍哥在牀上大飲，把那愁苦丟開了大半。那些差人在外邊說道：「晁相公，怎麼這般喜歡起來？難道是詳上批得好了？卻怎麼道里師父對我說，詳上批得十分利害，卻是怎生的意思。」

晁大舍與珍哥吃了一更天氣的酒，吹燈收拾睡下。到了次早，兩個的棒瘡俱變壞了，疼得象殺豬般叫喚，又急請了外科來看，說是行了房事，要成頑瘡了，必得一兩個月的工夫，方可望好。

那伍聖道又夾撈的十分沉重，一日兩三次發昏；又住了五六日，那伍聖道凡遇發昏時節，便見邵次湖來面前叫他同到陰司調理別案的事情。後來不發昏的時節，那邵次湖時刻不離的守在跟前；又過了一兩日，不止於邵次湖一個了，大凡被他手裡擺佈死的人沒有個不來討命；有在他棒瘡上使腳踢的，拿了半頭磚打的，又有在那來的碎骨頭上使大棍敲的，在那被撈的手上使針掇的，千式百樣的。自己通說受不得的苦，也只願求個速死。

又過了五六日，晁大舍合珍哥都調理得不甚痛楚，原差也不敢十分再遲，攬掇要收拾起身往東昌府去。晁大舍、珍哥怕墩得瘡疼，都坐不得騾車，從新買了臥轎，兩個同在轎內睡臥，僱了兩班十六名夫抬著。別的依舊坐車的坐車，騎騾馬的騎了騾馬。那伍小川那兩根腿上合那兩隻腳，兩隻手，白晃晃爛的露著骨頭，沒奈何了也只得上了板門，也僱了六個人，兩班抬著。算還了房錢飯錢，辭謝了店家的攪擾，大家往東昌回轉不提。

卻說伍小川也明知死在早晚，只指望還得到東昌，一來離家不遠，二來府城內也好買材收斂他的屍骸，免似那邵次湖死在路旁，使了一領破席埋了。不料頭一日仍到了前日來的那個舊主人家歇了。伍小川雖是苦不可言，卻自說道：「那邵次湖的魂靈與那

些討命的屈鬼都不曾跟來。」

次日起來，大家吃了早飯，依前起身。行到那前日邵次湖死的所在，只見伍小川大叫道：「列位休要打我！邵兄弟，你攔他們一攔，我合你們同去就是了！」張了張口，不禁兒蹬歪就「尚饗」去了。一千人眾還在那前日住下的所在歇了轎馬車輛。差人依舊尋見了前日的鄉約地保，要了甘結，尋了三四片破席，拼得攏來，將屍裹了。就在那邵強仁的旁手，也掘了一個淺淺的坑，草草埋了。

卻待起身，那約保向晁大舍討幾分酒錢，晁大舍不肯與他。人都說：「成幾百幾十的，不知使費了多少，與他幾十文也罷了。兩次使了他兩領破席，又費了他兩張結狀。」晁大舍的為人，只是叫人掐住脖項，不拘多少，都拿出來了；你若沒個拿手，你就問他要一文錢也是不肯的。那約保見他堅意不肯把與，說道：「不與罷了，只是你明日回來解道，再要死在此間，休想再問我要席！」一面罵著，回去了。晁住勒回馬去，要趕上打他。被那個保正拾起雞子大的一塊石來，打中那馬的鼻樑，疼的那馬在地上亂滾。只為著幾十文錢，當使不使，弄了個大沒意思。直至日將落的時分，進了府城，仍舊還在那舊主人處住下。

次日，往府裡投了文，點過名去。又次日，領文，方知批了聊城縣。聊城審過，轉詳本府，又改批了冠縣。一千人犯又跟到冠縣，伺候十多日，審過，又詳本府，仍未允詳，又改批了茌平縣。一千人犯又跟到茌平，又伺候了半個月，連人解到本府。雖是三四次駁問，不過是循那故事，要三駁方好成招。一個刑廳問定、本道覆審過的，還指望有甚麼開豁！本府吩咐把人犯帶回本縣，分別監候，討保，聽候轉詳。由兩道兩院一層層上去，又一層層批允下來，盡依了原問的罪名。珍哥武城縣監禁，晁源討保納贖，伍聖道、邵強仁著落各家屬完贓，海會、郭氏亦准保在外。其餘計奇策、高氏、小柳青、小夏景俱省放寧家。

武城縣發放了出來，晁源把了珍哥的手，送珍哥到了監門首，抱了頭哭得真也是天昏地暗。看的人也都墜淚。公差要繳監牌，不敢停留，催促珍哥進了監去。晁源要叫兩個丫頭跟進去伏事，那禁子不肯放進。差人說道：「晁相公待人豈是刻薄的？況正要仗賴你們的時節，你放他兩個丫頭進去不差。」那禁子也就慨允了，番轉面來說道：「晁相公，你放心回去。娘子在內，凡百我們照管，斷不叫娘子受一點屈待。但凡傳送什麼，盡來合我們說，沒有不奉承的。」晁大舍稱謝不盡，說：「我一回家去，就來奉謝；還送衣服鋪蓋。」與他作了別，走回家去。這個悽慘光景，想將來也甚是傷悲，卻不知怎生排遣有那旁人替他題四句詩道：

財散人離可奈何？監生革去妾投羅！早知今日無聊甚，何似當初差不多！